



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①

王亚莉

黑城所出站赤文书大多收录在李逸友先生编著的《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以下简称《黑城文书》),该书将站赤文书细归为提调站赤、签补站户和整点站赤三部分。这些文书格式多样,种类齐全,扎付和申文居多,其次是关牒、呈牒、故牒和告谕等,大多记载了元代纳怜道上亦集乃路八个蒙古站赤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故称为“蒙古八站”。本文依据这些站赤文书,对“蒙古八站”的设置情况以及构成和地理分布等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蒙古八站”的设立

元朝设立站赤,起初只是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特别是边远地区往来的需要,而站赤的广泛建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增进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元岭北行省和内地之间的交通要道,有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驿道。纳怜站道是以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托克托古城)为起点,溯黄河而西,经甘肃行省东北部,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折向北行,经亦集乃路直达和林。史籍所载纳怜道共有站赤47道,因其大部分在甘肃境内,故又称甘肃纳怜驿。甘肃行省共辖七路,即中兴路、永昌路、甘州路、肃州路、沙洲路、瓦剌海路和亦集乃路,其中亦集乃路站赤是纳怜道上甘肃至和林间的供给地,“盖为北方蒙古人与甘肃诸城往来必经之途也”^②。亦集乃路站赤沟通了官员在岭北行省与甘肃行省宁夏路、永昌路、以及肃州路之间的互相往来。

《经世大典·站赤》中提到了“亦集乃路所管七站,除在城至川口两站,山外口至本路有五站”^③,这条史料可知,自亦集乃城至北面的川口有两站,自南面甘州入境山口至亦集乃城之间有五站,恰为亦集乃路八个站赤,但具体站名及位置不得详知。站赤文书多记载亦集乃路蒙

^① 节选自王亚莉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③ 《永乐大典·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94年,第7219页。

古八站的情况，通过 78: 2^①和 F2:W65 内容印证分析，可以推断蒙古八站分别是在城站、盐池站、普竹站、狼心站、即的站、马兀木南子站、山口站和落卜剋站，补充了《经世大典·站赤》所记不足。

近几年，学界已整理和公布了 90 余件汉文站赤文书，除《黑城文书》收录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和《俄藏黑水城文书》上刊载了少量站赤文书，其中蒙古八站及其站名在文书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如表中所示：

站 名	文 书	次 数
在城站	F135:W19 F9:W107 F2:W65 F116:220 F116:W577 F124:W10	6 次
盐池站	F9:W107 F2:W65 78: 2 N0499—KK. 1, 0231(e) OR. 8212/752—K. K. 1. 0231(e)	5 次
普竹站 (普筑站)	F135:W78 F131:W8 ^② 78: 2 F2:W65 F116:W265 F116:W272 F116:W286	7 次
狼心站	F2:W65 F116:W286 78: 2	3 次
即的站	F2:W65 F135:W19 F2:W65 F39:W1 F116:W286 78: 2	6 次
马兀木南子站	F2:W65 F197:W25 F209:W57 78: 2 OR. 8212/775-K. K. 0118(a)	5 次
山口站	F2:W65 F209:W57	2 次
落卜剋站	F9:W107 F2:W65 F116:W578 F116:W570 F135:W78 F207:W14 F17:W1 F116:W66 F111:W62	9 次
蒙古八站	F116:W560 F116:220 F116:W397 F116:W579 F9:W31	5 次

(注：图表资料主要来自《黑城文书》、俄藏，英藏收录的站赤文书。)

文书中站赤名共出现了 43 次，蒙古八站出现了 5 次。其中落卜剋站出现了 9 次，普竹站出现了 7

① 1978 年和 1979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在黑城采掘文书 24 件，这是其中一件编号为 78:2。

② 文书中出现“普筑站”，应该和“普竹站”是同音。

次，即的站和在城站分别出现了6次，马兀木南子站和盐池站分别5次，狼心站3次，山口站出现了2次。此数字虽不能全面反应站赤的使用情况，但是可推测落卜剌站受关注程度高，山口站最次。无论站赤使用和管理多集中于靠近额济纳河，距亦集乃城较近的站赤。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16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属唐古特州。”^①从甘肃省的首府甘州顺黑水而下向北折行16日到达亦集乃城，马可波罗还记载从亦集乃城出发40日可抵达和林。《元史》也载，“自甘州又千余里始达亦集乃路”，^②试以1000公里推算，平均每天可行60多公里。就以此速度，即使每过两站为一日程，全长大概200里。若以两站间为一日程全长约在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若按照马可波罗的行驶速度计算，骑行从甘州经由亦集乃路抵达和林，共需56天。而偌大的亦集乃路，仅设立八个站赤接济，未免稀少，可见，行人较少。所以站赤主要是官员计禀军情，专为军需而备，“甘肃纳怜驿系蒙古军人应当，专备军情急务，其余非关紧要”^③，蒙古八站的军事作用居于首位。

二 “蒙古八站”的概况

元代站赤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圣旨及官府公文，为过往使者提供交通工具，为过往人员提供食宿。站赤为使臣提供饮食分例和交通工具，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饮食上，正官和参随人员因等级之别，有数量之分。交通上，乘骑铺马须持凭证，有起马时限规定。

蒙古八站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和驼。记录站马配给和补买的文书较多，据提调站赤类文书记载，各站站马数目分别为在城站三十九匹、盐池站三十口匹、四十匹，两个口口站三十匹，普竹站出现三次都是三十九匹，总数分别为二百九十五匹和二百八十三匹。若以盐池站站马三十口为三十一和三十九匹计算，每站官给马为三十五匹和三十六匹。皇庆二年（1313）四月二十日，通政院奏请纳怜道赈济料粟称：“今每站有马二百匹，去年天旱无草，率不济津，靡不羸瘠。”^④文中提到纳怜道各站马匹数为二百匹，这是粗略数字，并非各路府下属各站赤实有马匹数，蒙古八站站马数目远远小于甘肃省其他各路配备数。

骆驼行驶缓慢，主要用于为过往使者托运行李物资，故配给数少于站马。F131:W8所记即的站、落卜剌站、盐池站和狼心站四站配有骆驼，数目都为五只，而其他四站没有配备骆驼。后经官员申报要求补买，每站也配五只，所以蒙古八站均有骆驼。站马和骆驼均由官府支钱购买，摊派给站官饲养。亦集乃路“系官和买铺马，或三十、五十以付站户饲养，秋夏牧以青刍，春冬取粟官廩”^⑤。文书中有一处“草料”记载，其余通称“马料”。秋夏季节青草茂盛，主要是放牧，以青草为料。冬春两季由官府供给“官和余大麦”，总管府官员“督勒提领百户人等，将在站实有官给驼马，须要如法围槽喂养”，采用圈养方式饲喂，马料为大麦，粟的一种。

政府规定了蒙古八站马料分例标准和放支马料期限。“应照依已降分例支遣兼有长行马匹草料，自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②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351页。

③ 《永乐大典·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94年，第7236页。

④ 《永乐大典·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94年，第7236页。

⑤ 《永乐大典·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94年，第7219页。

十月一日草枯时为始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支每马一匹，依准大军体例支料三升，草一称。”^①亦集乃路站亦按官马二百八十九匹估算，平均每匹马料不足一石五斗，实支二百四十四石九斗，平均每匹马料只有八斗，每日喂料只约合今之三斤多。F116:W272 记载“……伍拾式石式口，普竹站官马叁拾玖正十月……初八日支料伍斗半”，所支料伍斗半不知是否为每个站。

马料放支期限是十月为始，至来年三月三十日终止。F116:W262“放支各站十月份马料”，F116:W286“该支半个月普竹、狼心、即的三站……该月初一至十五实该支”。每半个月放支一次，支初一到十五，应该是月初和月中各支一次，大概为月初备初一日到十五日马料，月中备十六日到月底马料。骆驼是否也由官府配给饲料喂养，出土文书中还未见到有关记载，不得而知。

蒙古八站要使臣提供祇应什物，主要是饮食。《俄藏黑水城文书》中 TK204、TK248 为两件河西蒙古宗王位下官员的站赤祇应登记簿，有正使和从人支面、酒、肉、米、杂支钞的数量分例。TK204 中有 6 起人员祇应，TK248 有 19 起人员祇应。《黑城文书》F48:W3 是 1 起甘州官员的饮食分例。《斯坦因中亚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中有 3 件饮食分例文书，N0499-KK. 1, 0231(e) 是亦集乃路盐池站 1 起官员祇应分例，N0518-KK. 1, 0231(f) 是河西宗王位下官员在亦集乃路 1 起祇应分例。OR. 8212/811-K. K. 0232(w) 是亦集乃路站赤 1 起饮食分例。站赤登记簿中分别记载站赤供给正官、正使和参随的祇应内容和数目。正使每人支面二斤、酒二升、肉二斤、米二升、杂支钞五钱，从人米二升，每次计支二日所需。这些祇应数目比元初国家所规定的标准高出二倍，杂支钞从一十文增到每人五钱，翻了十倍之多，可见元末货币已经严重贬值。

另有 F135:W78 记载，普竹站为过往使臣供应面二百斤，羊十只；落卜剌站供应面二百一十斤，羊十只，可知每站供应的分例数量相当。除此之外，一般羊、羖羊和乳牛等牲畜也用为饮食祇应。F9:W31 记载“总府官处委德责领到元科派蒙古八站人户祇应羊四口、羖羊^②一十口、乳牛三只”。F135:W78 记载普竹站和落卜剌站供应面、羊、绳子、席子、雨衫，马鞭、系、顶毡、状口、西口等供乘骑、饮食、住宿之物品。78: 2 还有毡单绳索等。这些物品数量不多，不能肯定是当时站赤上全部铺陈什物及备用物资，但可以推测这些应属站赤常备之物。

《签补站户文卷》F116:W433 上写有：“迄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日钦迂口乏盖因给驿泛滥失于口治，今后迤北蒙古站赤旧隶通政院……”文书上下部分缺失字数较多，从后半段看，系说明站户消乏的原因。文书言今后迤北蒙古站赤恢复旧制，由通政院管领，并对站户的签补做出旨令，由此可知，这份文书是上述至顺四年（1333）以后发出的政令。再看“官员监察御史文书来通政院同签唐家……么道说将来的上告再告的人多……交兵部定拟呵……违碍准拟了通政院已签人户”，元代站赤制度有多次变更，延祐七年恢复旧制，由通政院管领站赤，泰定元年又规定站赤由各路总管府提调，但签补站户文书为我们揭示了至顺年间蒙古八站曾由通政院和兵部一起管领过的信息。

蒙古八站所设站官主要为提领和百户人。F2:W65 所见，提领和百户人都是从站户中选充的，还不是官给俸禄的吏目。亦集乃路所设站官中，并没有驿令，每个站上提领和百户人数目也无法确定，至少各有一名。从《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落款署名来看，司吏是一到两名。元代除大都、中都外，腹里地区

① 《永乐大典·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94 年，第 7193 页。

② 按：李逸友先生误为“古羊”，对照数码照片原件，应为“羖羊”。

才设两名司吏，而亦集乃驿站上有两名，应是总管府所派司吏，站赤管理事关重大。从其署名特征来看，元末掌印办事之官，仍是蒙古人担当，知事一职都是蒙古人担任，只有下层小官吏才会差汉氏担任。

三 “蒙古八站”的地理分布

亦集乃路建立在额济纳（黑水）河下游绿洲上，南连广袤的戈壁，北靠浩瀚的荒漠，城郭附近一带的绿洲上宜农宜牧，粮畜兼备，人口居住较为分散。该地区为汉代的居延旧址，西夏曾于此建立黑水军。入元统治后，至元二十三年（1286）始立亦集乃路总管府。

《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多处记载蒙古八站偏于一隅，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照得本路所概管蒙古八站……岭北省即目草青不接切恐”，“呈照得本路概管蒙古八站……沙漠石川酷寒重地正当冲要驿口”，“照得同知孛罗帖木儿奉政关为提口……集乃路概管蒙古八站俱系沙漠石川”。这些文书为我们了解元代亦集乃路的气候地理提供了重要信息，该地干燥少雨，沙化严重，是典型的内陆性沙漠气候，为保存文书和文物提供了自然条件。

F116:W570 提到“……照验烦为提调将引同差……驿前去盐池至山口并……责各站提领百户人等……在站是有官给骆驼陈……养肥壮听蒙走递……”亦集乃路总管府差总管吉祥奴中顺，要求提调一名司吏一起驰驿前去盐池至山口各站进行整点，初步推断从北向南整点八站。78:2 和 F2:W65 书写的站赤名称的顺序并无规律可循，无法正确反映各站地理分布。78:2 号文书以“即得各站”来概称除在城站以外的各站，命各站将“毡单绳索贵来赴府”，不能说明各站距亦集乃城的远近。

据《经世大典·站赤七》所载，元代各地中枢地区或总管府所在地设立的站赤，都被称为在城站。所以可确定亦集乃路在城站位于亦集乃城内。1984 年黑城考古发掘时，查明在城站位于西门内大路西端南侧的院落^①，于亦集乃总管府路南，也就是西城门内以南，发现一个有土围墙的院落，院内有土坯墙房屋若干，还有许多牲畜的粪便。驿站饲养马和骆驼为役畜，此外院落应与在城站有关，是在城站的养马场所。在城站是最大的驿站，设在总管府城内。《经世大典》中登录全国各地站赤名时，首先列的就是在城站。

据 F16:W553 记载，“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总管府，今月十八日，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术伯大王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口得本路置在极边接连川口紧口迤北屯驻……”^②这则文书说明了亦集乃路以北与岭北行省接壤的地名是川口，置在边境上。川口同时也是亦集乃城北进戈壁滩的入口处，是北去和林的冲要，这正好印证了《经世大典》谓在城站至北面川口之间有两站。

元代额济纳河自亦集乃城南面流过，向东北方流入居延海，即今金斯诺尔。今天的额济纳河是改道西移后的河道，在青山头附近分为两支向北流，其东支苏古诺尔位于一个大洼池内，北面不远的荒漠里有东西横亘的山丘，河道近旁有盐泽积淀。推知额济纳河未改道前此地是个盐池^③，因此盐池站应在古苏古诺尔河附近，此站是以地理特征而命名的。在西北干旱区，湖泊干涸以后都会出现结晶盐。今日额济纳旗产盐地多在东部的吉日嘎朗图苏木和温图高勒苏木，均是古代居延海的湖底，因此，元代的盐池站应在今苏泊淖尔一带。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5 页。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38 页。

③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7 页。

在黑城出土一件诉状残页上见到“迤北落卜剋站住人”几个字，所谓迤北，或指亦集乃城以北，或指某一驿站以北，可知，落卜剋站应位于亦集乃城以北。另有一件站户地土案的诉状文书记载：“右玉至罗年三十岁无病，系本路所管落卜剋站户，在沙立渠住坐付，为状告累年以来节次月日不口揭借他人，前债主逐逼取无可打兑。今将忽鲁地面元占得开荒地一段，计地伍拾亩已口熟地叁拾亩生地，式拾亩其他东至徐答失帖木儿地为界，南至卖……丁伯沙乞答地为界，北至梁耳债地为界四至分明欲……”^①沙立渠是额济纳河的一个灌溉渠道，落卜剋站户在此居住。F9:W34 记载：“站户汝中吉地土依照元中统二年元岁租结执照内靠西石川枣，忽鲁汉语沙枣树。”^②西石川接近亦集乃城折向北以西的戈壁滩。所以，落卜剋站应沿着济纳河北段，且位置应在盐池站以北。

亦集乃路城以南有五站，山口站是亦集乃路最南端的一个站。“山外口至本路有五站”，合黎山是进入亦集乃路的必经之地，山外口指的是合黎山的入口，即山口站，该站当在今大茨湾一带^③。由此出口至高台正义峡，经鞑鲁思城站（罗城）、胭脂城站、高台站、纳怜站、黑泉站，东抵甘州城。纳怜道站赤先是沿黑河由东向西，到了张掖地区的西北，越过合黎山以后，沿额济纳河向北。因此，山口站是以合黎山山口而得名。《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张掖，上。有祁连山、合黎山。北九百里有盐池……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墙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在阿拉善旗之西。东古尔鼐，南甘肃毛目县丞地，北阿济山，东南合黎山，南与东北、西北皆大戈壁，当甘肃省甘州府及肃州边外。”合黎山峡口即合黎山山口，故山口站的地理方位是明确的，应在今高台县西北、金塔县东南。由山口站北行，还有一站可以确定，那就是狼心站。据《秦边纪略》记载，今额济纳河南端河畔下游有一地名叫狼心山，明清以来一直是由额济纳南下河西走廊之要路，狼心站大致在狼心山附近，此站也是以地名来命名的。

在黑城西南牛草站附近，似应有驿站。这个地方距鄂木讷河 1500~2000 米处，有一座小城，南北长 9 米，东西宽 7 米，周长 32 米，城墙由土坯砌筑，墙高 5.8 米，宽 2.5 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该城考察的结果中，发现了黑釉瓷片。黑釉瓷片在元代西北地区比较流行，从遗物之稀少可以看出居民不多，或使用的时间不长，可推断兵丁不多。这座小城很可能是元代利用前代城郭而设的驿站，此驿站在黑城西南，是亦集乃城南行的一个站赤。F39:W1 “即的站学田卷壹宗”，推测即的站有农田，该站应位于亦集乃城南段额济纳河河畔。

蒙古八站的名称来历涉及到语言学知识，从文字本身来分析，其中在城站、山口站、狼心站、盐池站均是依据地理特征或地名而命名的。至于普竹站（普筑站）、即的站、马兀木南子站、落卜剋站等站名需要更多文献资料来考释，是蒙古语音译还是西夏语音译？或是其他民族语言？不仅需要到实地调研，而且要从语言学角度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通讯地址：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太原 030600）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53 页。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55 页。

③ 胡小鹏：《元甘肃行省诸驿道考》，载《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12 页。